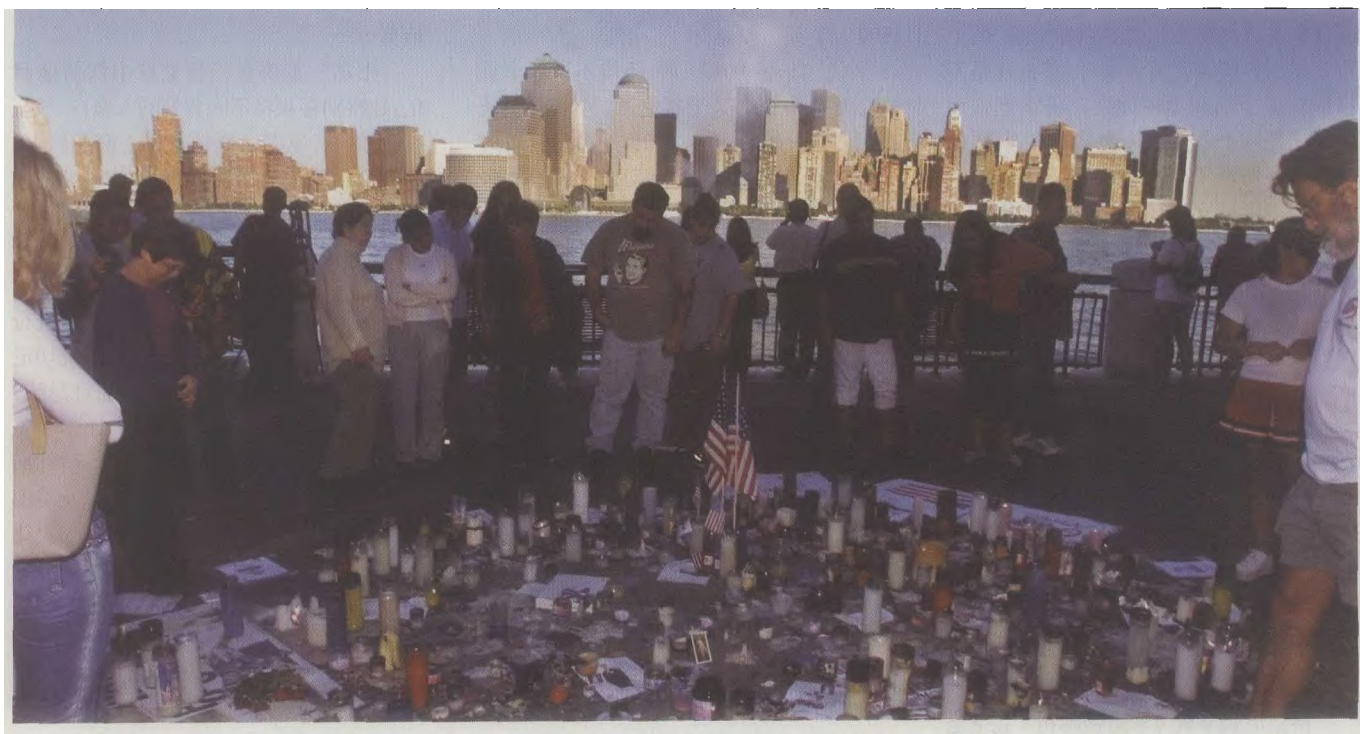


纯真而令人怜惜的儿童,也许会是中止仇恨蔓延的最后一道力量。

# “9·11” 事件的共同被告



□陈丰伟 (台湾)

一

仿佛应验 400 年前诺查丹玛斯的预言:“恐怖的大王从天上来,恶魔狰狞的面孔在倾颓的大楼间狂妄地嘲讽着。战火在荒凉的岩石间爆发,反攻的箭矢下一刻不晓得将射入哪些牺牲者的心脏。”

你问我,对于“9·11”事件的看法。是人间怎样的疏忽,才会酿成文明世界里最残酷的仇恨?

当我们对人世间的道理感到惶惑不安时,看看儿童吧。许多宇宙人生的解谜,要从儿童身上开始。

二

你 15 岁时的记忆是什么? 发誓要穿

上第一志愿绿衣绿裙的志气? 跟初恋情人轻轻碰触双手的娇涩? 排队购买偶像歌星演唱会门票的坚持?

他大约 15 岁,他一爬上讲台后方的板凳上,全场响起如雷的掌声。因为营养不良或其它先天因素,他只有 132 厘米高,然而他的气势席卷全场。

他的名字叫伊克巴·马西,是重获自由的童工,也是努力让其它童工也能获得自由的勇士。他因为得到“锐跑(reebok)青年行动奖”,从巴基斯坦来到美国,述说许多亚洲南方地区的儿童的遭遇。

伊克巴的父母为了替大儿子娶媳妇,向一个有权有势的地毯老板借了 600 卢比,相当于台币 400 元,还不到一客“上合屋自助餐”的价钱。伊克巴当时才 4 岁,为了偿还这 600 卢比,开始暗无天日的童工生涯:一天工作 12 小时,一周工作 6 天。

他每天蹲在织布机前,织出美丽、繁复的地毯,销售全世界,也许有一块就在你的脚下,但他永远享受不到踏在地毯上

的生活。伊克巴家族的债务永远没有偿还的一天,因为只要他一犯错,或在织布机前睡着,债务就增加一些。他的食宿也算在成本里,让债务越垫越高。他 10 岁时,债务已经累积到 1.3 万卢比。他恍然大悟:他这辈子永远没有希望了。

伊克巴在人权组织的协助下,逃离工厂老板的奴役,很快地学会读书、写字。他成为强硬的反对派,多次领导童工游行,抗议剥削儿童的行为。他梦想成为一个律师,好帮助更多儿童获得自由。一所美国大学提供全额奖学金,等他完成巴基斯坦的学业,即可前往就读。一位美国医生愿意提供一年份的营养药物,协助伊克巴的成长。伊克巴的前途看来一片光明。

1995 年 4 月 16 日,在两名堂兄弟陪伴下,伊克巴在拜访一位叔叔途中,遭受一阵 12 口径双管猎枪突击,当场毙命。当地人权组织怀疑,伊克巴被痛恨他的地毯工厂主人谋杀。

要如何评估人世间的苦难？是纽约双子星大楼里死难的数千人值得怜悯，还是数以百万计的童工更值得同情？合上“大块文化”出版的《解放儿童》(free the children)，我思索着该如何给你注定模棱两可的答案。

### 三

在今年2月7日的《南方电子报》上，刊出陈真的文章《反辐射混蛋和伊拉克禁运》，告诉我们以下的故事：

波斯湾战争之后，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实施禁运，同时丢下70万颗含辐射线的贫铀 (depleted uranium) 飞弹。

被丢下贫铀弹的国家，包括之后的萨拉热窝跟科索沃，都造成畸形儿增加、致癌率增加、“小朋友一个个长得奇形怪状”的问题。除“贫铀弹”外，伊拉克还被丢下上百万颗像玩具的地雷，炸得许多小朋友断手断脚。

附属于联合国的一些单位指出，经济禁运在1997年8月前，已造成125万名伊拉克儿童死于饥饿或疾病，96万名5岁以下儿童处于饥饿边缘，23%的新生儿体重不足；1/4的5岁以下儿童慢性营养不良；59%的居民无法经常有干净饮水。

这些祸及无辜儿童的新闻，在西方世界里，被刻意漠视、忽略了。贫铀问题，是因为驻守巴尔干半岛的军人相继罹患癌症才曝光。抗议伊拉克经济禁运的活动，在大众媒体上几乎没有空间。美国曾派遣一个调查团到战场秘密调查贫铀的威力，结果调查团成员相继过世，最后死得只剩下一人。这个人曾参加在陈真所就读的剑桥大学举办的研讨会，他说他剩下时间不多，一定要揭发这些事情，全场热烈鼓掌。可是这样的新闻也许是被封锁，也许媒体根本一点兴趣也没有，根本没有引起大众注意，这剩下的最后一人，恐怕也只能遗憾死去！

陈真引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的话：禁运杀死了至少50万名伊拉克儿童，但是“我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划得来的”。

“9·11”事件发生后，有一股微弱的声音提醒我们，必须要探讨反美情绪的起因。想想，如果让你驾驶着飞机，用最快

的速度往世贸大楼冲撞，你很清楚，要有多大的仇恨，才能让你做到“置死生于度外”。这些“恐怖分子”，有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，精通西方文化，而且在美国已经埋伏好几年。这些本·拉丹的死士，在西方社会埋伏这么多年，却没有人“投诚”，供出惊人的“9·11”计划。这恐怕不是“洗脑”、“无知”能解释。

“9·11”发生一个月后，全球股市又反弹回“9·11”前的水准。这是极不理性的，没有任何理由显示，现在世界经济状况，会比“9·11”前更好。但这也显示，人们强烈地希望回复秩序，希望生产与消费恢复正常，赶快让经济由谷底反弹。强烈渴望景气复苏，企求战争赶快结束，本·拉丹最好早日从山洞里被抓出来枪毙，股票才能心安理得地上涨。至于西方世界跟回教国家的恩怨，似乎就不是那么重要了。

### 四

这个月的《财讯》月刊上，有一篇文章，标题是《这一次危机买股恐怕没有好报偿》，副标题是《我们每个人都坐在被告席上》。这篇投资专栏的作者是麦嘉华，一位西方世界的国际投资专家。麦嘉华以西方世界的观点说：“我们作为富有的西方工业化国家，在中世纪以来惊人的历史进程中，是不是有可能做错什么事，因而引爆这样大的仇恨和毁灭性的袭击行动？”“我们这些富裕国家有没有做了什么事使社会上一些人感到非常苦楚，进而引发这次攻击行动？”

麦嘉华自省地说：“我们征服别的大陆，消灭整个原住民人口，将他们纳为奴隶，强迫他们整个村子迁徙到别的地方，犯下对犹太人的大屠杀，地毯式轰炸柬埔寨；在越南屠杀无数平民；不久前轰炸塞尔维亚；到现在还在轰炸伊拉克。”“如果情况符合我们的经济和战略利益，我们连身为大坏蛋的外国领导人都予以支持。”“过去200年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，有10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。”“我们将反全球化的抗议民众当成神经病。”“我们剥夺世界上最贫穷人民用负担得起的价钱取得医药的管道。”

麦嘉华说：“试想一下，这个世界一无所有的人会对我们有何感想？又会如何反抗我们？”“非常穷苦的人反抗我们，保卫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恐怖主义和游击战。”

看完这篇专栏，我心里想着：当有自省能力的麦嘉华把自己放上被告席的位置时，身处在台湾的我们，能恍若无事地说，“9·11”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因为符合美国冷战时期的利益，台湾侥幸纳入美国的保护伞与经济体系内，幸运地领先其它华人地区发展。相对于世界上贫苦的大多数人，台湾人是相当富裕的、幸福的。西方国家曾犯下的罪恶，如侵占原住民的生存空间、恐怖的大屠杀、对移居劳工(外劳)的剥削与轻视，在台湾也曾发生过。对贫穷国家的冷漠、不关心，台湾人恐怕还超过西方世界。

报上曾出现，台湾也是本·拉丹目标之一的传闻。试想，如果华航或长荣的飞机被挟持，一头撞上“总统府”、或台北火车站前的大楼，后代的历史学家会怎么写？他们会说本·拉丹炸错了，还是会把台湾也算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环？

身处在亚洲唯一为“9·11”降半旗，率先靠边站的地区，我们该如何面对“9·11”事件？或用另一个角度思考，我们该如何让自己因为“9·11”事件而有所改变？

让我们回到第二节所说的伊克巴·马西，以及之后一位加拿大小孩的故事。

### 五

让我们的思绪飘回1995年4月19日，一个叫做魁格·柯伯格的12岁加拿大小孩，蹦蹦跳跳地准备到学校上课。魁格吃早餐时留意到一则新闻《奋战的童工，12岁男孩遇害》：

一个名叫伊克巴·马西的童工，在巴基斯坦的地毯工厂，度过暗无天日的悲惨童年。工作好几年后，他逃离工厂，为反对奴役童工运动努力。上星期天，伊克巴·马西在住处附近中弹身亡。有人认为，是愤怒的地毯业者雇人杀害他。

天啊，12岁的男童，年纪跟他一样大，却要承受这么多命运的折磨。魁格问妈妈

有没有看到这条新闻，妈妈建议他，可以到学校图书馆去找资料。搭公车上学时，魁格的脑袋里被这条新闻占满：什么样的父母会把4岁小孩卖去当奴隶？什么人会把小孩绑在织布机前过一生？

学校的图书馆没有童工的信息，魁格下课后到公共图书馆，馆员协助他找到一些童工的相关报导。魁格对真相越来越了解，他的脑海中开始出现一幅又一幅阴暗的画面：年纪比他还小的孩子，有些在晦暗的工厂整天织布，有些在深邃的矿坑运输煤炭，有些则随时面对爆竹工厂爆炸的威胁。为什么，大人会纵容这些事情发生？

魁格的妈妈有一个朋友在海外非营利组织工作，她把联络电话给魁格。魁格开始为自己的迷惑追求答案，但他发现，加拿大为儿童人权努力的组织并不多。他在一个位于多伦多的青年组织，认识一名孟加拉裔的青年艾朗·拉曼。魁格与艾朗谈伊克巴的案例谈很久，然后询问艾朗，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儿童组织，对抗虐待童工的国际性暴行？艾朗赞同他的想法。

第2天，魁格跟班导师要求几分钟时间，让他跟同学说说话。他把关于伊克巴的剪报影印几份，传给全班同学，跟同学解释他在图书馆找到的资料。同学不敢置信，因为新闻里的主角跟他们一样，只有12岁。魁格让想了解这件事情的同学组成团体，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。

有18位同学举手。接下来的事情，你不难想像。魁格和他的伙伴，继续搜集资料，然后到各班演讲、到各校演讲、到工会演讲、甚至到大学里接受大学生质询：第一次很惨，但之后就on知道怎么回答问题。完全由儿童组成、大人监督的“解放儿童”组织，在加拿大、在美国、在全世界成立，推动解放儿童的工作。同时，魁格想尽办法跟巴基斯坦的人权组织联络上，跟学校请长假，在艾朗陪伴下，亲身了解巴基斯坦、孟加拉、印度等地的儿童所遭遇的虐待与忽视。他也回到伊克巴的家乡，访问伊克巴的家人，了解伊克巴命案的幕后真相。

把他参与儿童人权工作中遭遇的心灵转变，以及深入亚洲的旅程，写成一本书《解放儿童》。他获得许许多多国际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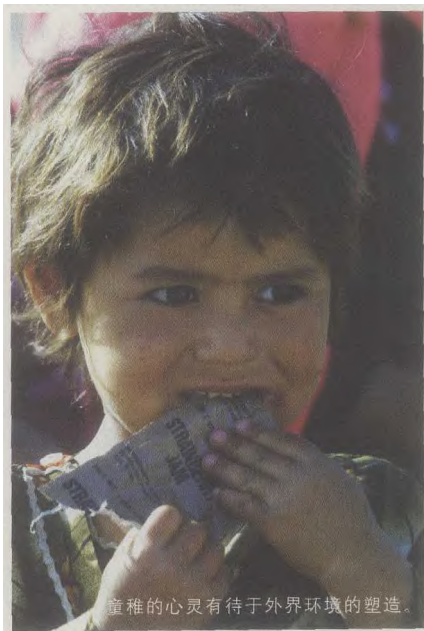
的奖项，包括引导他进入新世界的先导伊克巴·马西也曾获得的“锐跑青年行动奖”(Reebok Youth in Action Award)。

## 六

难民营里被无辜杀害的小孩、向吉普车丢石头的少年、经济管制底下奄奄一息、肚皮鼓胀的儿童，以及，被认为因为美国主导所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均底下一无所有的新生代，常被用来解释本·拉丹等人发动“9·11”的正当性。

而解放儿童运动，正好以相反的方向，减少让仇恨蔓延的土壤。

“9·11”事件后，冲突的双方是世界强权与有史以来最强悍的恐怖分子。无数人因



童稚的心灵有待于外界环境的塑造。

此财富缩水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，感觉到自己只能随着时势浮浮沉沉。一位读者来信说：“有时不说话并不是表示冷漠，可有时想想，那又怎样呢？人的力量太小！声音太小。”

我没有办法反驳任何悲观的想法。也许，明天就会爆发生化战争，不知名的病菌会在一瞬间牺牲掉数十万人性命，旧有的价值观完全瓦解，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。但看到魁格的努力，总会让人觉得这世界还有点希望。解放儿童运动的主角，是许许多多还在学校念书的青少年。这说明，人的潜

能往往超过自己的估计，即使是青少年，也有能力发动全球性的串连，以媒体力量逼迫政治人物关心弱势者。而且，投入社会运动的人，有可能过得比其他人更好。加拿大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揶揄魁格，为什么不跟同年齡学生一样泡妞、享受青春？但魁格觉得他的日子很充实、很有趣。

我们并不奢求立即改变世界，但任何社会潮流的变化，总是建立在一开始无数微小努力的基础上。只是，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台湾，台湾的魁格会有什么下场？爸爸妈妈是不是会要他好好专心念书，考上大学再说？老师是不是会劝他以前途为重，不要搞危险的“学生运动”？同学会不会说他爱出风头、爱表现？各党派会不会抢着介入这新兴的社运领域，扭曲儿童解放运动的发展？

## 七

如果我们从下一代开始，让他们有良好的教育、健康的身体、温暖的生长环境，是不是可以遏止仇恨的蔓延？

每一个童稚的心灵都是一个崭新的空间，等着外界环境去塑造。站在“9·11”事件的共同被告席上，感觉到很无力的我们，所能够做的，或许是不止要关心自己的小孩，还要关心弱势者的小孩、关心其它国家因为经济困境吃不饱、穿不暖、没有办法得到教育机会、被强迫工作、性交易的小孩。

我们可以捐钱给营利组织，可以对政府施压，要求政府关心比我们穷困的国家；可以监督企业界，不能跟虐待童工的厂商往来；我们可以抵制纵容童工的国家的商品，让他们把工作机会还给工资较高的失业成年人，让小孩回到学校。我们可以推动连署，要求任何政治、军事行动，比如经济禁运、埋设地雷，都必须优先考量儿童的健康与生命。我们可以主动宣传关心弱势者的方法，引领更多彷徨的心灵找到方向。

也许，世界很难改变，仇恨很难消弭。拥有权位的成年人，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。为了掩饰他们犯下的错误，仇恨会在对立中滋长。人格扭曲的成年人，会运用一个接着一个防卫机制阻止自己的反省与改变。但我相信，纯真而令人怜惜的儿童，将会是停止仇恨蔓延的最后一道力量。□

(作者个人网站为 <http://www.eroach.net>)